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二

論語子罕第九

子罕言章

不是子所罕言。只是子罕言。

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箇教旨在。罕言。只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旨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傅會。害道不小矣。

三件各自分說。一者牽聯比例。則弊病百出。兩與字。乃記者指數之詞。非夫子規條教義也。

【陳[illegible]說】道非功而論心性。此儒者之流也。其弊也使人多僞【評】卧子切齒程朱之說。甘自外於儒者矣。不知禰門真知家。其僞

乃其耳□為人不失大節立法可濟生民雖有未純之論何損耶□如此則論語中與予子辨仁者皆非耶□聖人既沒其流益深言利極於戰國之縱橫言命極於魏晉之玄言言仁極於宋氏之講學嗚呼使聖人復起將何以廓清耶□三年言各有義諸中甚明若以其皆有害而無取則仁豈有弊害耶且將朱氏理學與縱橫玄言一例看奈何入室操戈至此其病只陰服老釋功利之談顯畔程朱精微之教直以秀才出身不得已從事文字云云耳要其薄儒者不足為也深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章

陳際泰文自記此題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歎與蕩蕩

、以禮柴柵人。如此。則禮之可否。皆憑聖人私斷。此莊周所折摘僻之譏與叔孫雜就希世之作同出於詭玩不恭。而不知禮之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

聖人用處。仍是理之自然。

金聲文 日用之儀。衆有共趨。苟非大無禮之事。而猶有說焉以處之則大挾先王之禮度。鰓鰓尺寸以相繩者。其亦可以不必矣

評 猶有說。說字便非。換義字卽得。且語間有厭薄禮法之大意

禮者天也。故克己復禮爲仁。中庸以等殺屬知天。非聖人所得而造作取舍也。但禮時爲大。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革損益。惟時必取之義。故因革損益。仍歸一定之理乃所謂權也。權者一定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人能定之。聖人本天也。釋老之學本心。視天下無一定之理。惟我心所造。故

看得禮亦是聖人憑心揆出。可以意爲輕重耳。麻冕何以爲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至今時爲純。聖人又看得有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近情不戾俗與聖人于胸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本天之道也。評家又有謂儉之一字。聖人從變化中勉強看出他一段好處。此種議論極俚極悖。一人後進胸中。如蠱毒入腹。雖藜蘆不能吐。大黃不能瀉矣。言可不慎哉。

子絕四章

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容地。畫月者渲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

【陳子龍文】何有所存，皆有所滯，豈有善惡之殊乎。【評】淮陸九淵善亦能害心之說，即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宗旨，此聖學之賊也。

【文】凡萬物之相感，物自來乎，我自往乎。意動於中，而物應於外，是引外以賊內者意也。【評】物感何害，往來所絕者，私意耳。有人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評】無者求之而益有者也。而佛氏諄諄告人，必欲使人盡去其所有，則其心有畏於天下之物者多矣，曷如夫子坦然不廢人間之事哉，真能有者，乃真能無也。【評】公自不知禪之說耳，禪正如公所云，四者是私累。是心病，故聖人所無，豈道理執者不落色相之謂哉，楊復所金正希皆自精於禪，其文家性說禪，卧子不知禪，爲良知家及萬曆間講章所誤耳。

【章世純文】未可知而意之，誣也。【評】意是私意，非逆億也。【文】四者俱

絕。故常居靜以待天下之應。有度無度也。有數無數也。無用智之累。無建己之患。云云。【評】似是而非。似聖人之神化。然而老莊也。爲人門下弟子。全不識認先生模樣。塗抹箇牛頭馬面來。便道是吾師真法身如是。豈不可哀。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章

首節

太宰之聖。先看錯。下子貢聖字。便與太宰聖字不同。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節

多能。原是聖人分內事。

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即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提起說。却不曾說低多能。將文便將多能放倒。須失却子貢語妙。

固字。正對上者與口氣。

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並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衆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貫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孔子不特多能異乎衆聖。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即所謂多能。若是尋常伎藝。聖字中兆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是經綸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字分說也。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節

此節撇開子貢。就太宰說。撇開聖。就多能說。

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得人恁地溫厚。由此觀之。首句正是斷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纔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至乃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

絕流弊。曲折甚多。將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看煞末句。將多能纔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亦盡失矣。

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疑。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辭。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已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繆執謙退也。

有知。即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為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也。即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為誨之意。

人謂生知。正從竭兩端得來。

竟從諦人說起。方知首句原從末句生來。

此節要道出諦人說落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爲言。不是自責

自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

從已轉到人也。

只不居有知。而自白其告人之盡誠耳。若勉人諦人亦當如此。似

意所未及。若勉人則爲諦俱宜竭盡。不專諦一邊也何如。

兩端中原自難盡。不是空殼兩端

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

機鋒相投。覓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竭。即四路把截前後際

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於理不通。即夫子自贊其淨明圓

妙。亦於文不通矣。

萬曆間講無知。覺入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夫之空空。

正是本來面目。其爲道害。不辨易明。震川先生文貫講謙言無知。而謂本原之未了悟。深微之未融化。聖人無知。乃天下眞知。卻早已墮落禪家坑塹而不知。此秀才不知禪而自以爲闢禪之通病也。先生晚年與人書尋五燈會元云。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此。莫怪也。可知其於儒者之學。亦止作文章用耳。自古文人無當於道。大略如是。正不知後死者誰能一洗此弊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章

通章總只贊夫子之道。夫子之敎。即其道也。末節顏子之學。正以見其道之不可幾及。非顏子自序入道功候也。然顏子入道功候源流已盡於此。

此章是顏子自叙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

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證。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

第一節只贊歎聖人之道之高妙不測。次節言聖人之教親切可循。末節自言其用功得力。愈微難至。益見聖道之難。以見喟然神理。意甚分明。不知後來何故差去。或前後都落恍惚窅界。或又分爲前迷而後悟。似高而實謬。

首節只歎道之高妙。次乃稱教之有序。末方自述其學之所至。時文先將首節說做錯下工夫。則首節已墮入陰界。瞻忽立卓。竟分聖魔之隔。一謬也。究竟欲從末由。與瞻忽無別。二謬也。如立卓爾別作悟境。不算定博約實地。反爲入陰界中瞻忽去。三謬

也。

大槩向來講此章者，重在喟歎機神，而輕教學實際，要形容聖道高妙，與顏子悟境超微，不得更詳功力，此一謬也。近來亦有知下兩節當貫講，而又疑首節之近於虛，自己融會不攏，反誣顏子誤用工夫，強分迷悟，此又一謬也。前謬出於禪宗，後謬出於講說，雖有異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爲害則一也。

徐爲儀 喟然固屬悟境，然悟乃在卓爾時，非仰鑽時也。仰鑽方是從前迷境耳，何得遽謂之深悟耶。且仰鑽瞻忽，只是比體，乃追悔從前求道無方，非爲贊道。以仰鑽瞻忽無定者爲道耶，則後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以卓爾有定者爲道耶，則向之仰鑽瞻忽無定者非道矣。雖註原有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數語，然曰深知而歎之，正指喟歎悟時，非謂仰鑽時便深知之也。至

無窮無方乃爲高堅前後下四字之註腳非爲仰鑽瞻忽上四字之註腳四語原重上四字不重下四字重追悔求道無方上不重贊道上其曰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象即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末始繳之曰此顏子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則第謂於喟歎悟時追悔前非而略帶贊道之意註意自宜善融若偏泥贊道非獨睽本旨且將使人視道一爲杳邈之物將文禮卑邇實功輕却等諸獻門棄傳而好騎者并欲從末由眞境仍等高堅前後之無據相率而入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大抵此節書義解者多入玄禪其弊皆由看深之過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博約求諸實功是已高吡瞻遂謂仰鑽瞻忽是參提實功博約是資助權法初用參提不得轉用資助引入究竟資助用不得仍用參提欲罷不能乃頂仰鑽瞻忽非頂博約王龍谿謂

仰鑽瞻忽，是猶欲爲之也。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眞實之見，非末達一間之謂。是則末由仍即高堅前後之說。引釋解儒，皆首節贊道之說啟之。嗚呼。復所、卓吾，怪僻亂道，爲程朱罪人。呼怪陽明、龍谿，理學名儒也，而其言猶不無過高偏無之弊。此瞻講學，文飾故說而過焉。作俑流痺，功不掩罪。此外之曉曉罪喙者，益無暇縷辨。于懽家程戶朱之後，必有厭故常而欲之者也，故覔爲摘出以明正學。【蓋】此論似是而非，亦有意闢權慨而欲卑之，無高論以避之。此見道不的也。首節只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第三節自言其功候所至。節次甚分明。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其在從無以首節爲顏子追惚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

象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訣。如所謂仰鑽瞻忽，空求落心，卽是俗說杜撰。顏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流，將高堅前後與如有所立卓爾，混做箇話頭，援儒入釋，致此紛紛。不知高堅前後，只譬喻箇中庸不可能意。此一節是統體說聖人之道如此。第三節，纔是顏子自言繇夫子之敎做工夫，到此方覺所謂高堅前後者，自已見得確定親切。朱子謂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末由爲仍卽高堅前後者，同落邪禪。卽謂卓爾是悟境，而高堅前後是迷境，亦正是禪家機法。顏子之學，前後有親疎淺深，無迷悟也。至龍谿所謂眞實之見，屺瞻所分參提貧助，彼皆看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卽所謂博約竭才工夫，一齊認錯。

如或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首節即不贊聖道亦無解於禪悟之說陽明龍谿卓吾復所一宗相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如存疑淺說講論亦遵傳註及末路爲學則又投拜姚江凡從講章訓詁出身者其見道原不的其視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於異端者亦勢所必然也

首節看煞在顏子身上謂其誤下工夫重在仰鑽瞻忽其說之離註杜撰不足論已即空贊道體本然亦爲未的要之首節贊歎原是贊歎夫子在夫子身上看來其道之高妙如此令人做來做去只是做不到却賴夫子之教人有序依他做去精進不已纔覺得所見夫子之道親切有得於己如此看來則前後血脉自貫今於首節先離却夫子單說道體其意欲留夫子作次節

轉折。此空虛恍惚之說。與顏子迷悟之說。紛紛惑亂所由生也。

問首節即贊夫子。與次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道。次節說夫子之教。有何難分。然則首節中有顏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喻耶。說箇道便指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說夫子之道。然則首節中顏子工夫自已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迷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弟子皆從事於此。不是爲顏子迷誤特立此法也。若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第淺深。正

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曾子之真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却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死。達却一間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疎密淺深耳。故不但下兩節是實得。即首節亦是實得。

首節

首節只言聖道之妙。不是顏學之窮。

仰鑽瞻忽。未嘗差誤。且此是喻語。非實語。

仰鑽總是形容高堅耳。非用力之說也。瞻忽亦只形容道體。

仰鑽瞻。自說處原只說道。

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講自己迷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顏子。便到

了欲從末由處顏子自進詣夫子之高堅前後不曾移動也。
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惡與末節無分子謂原不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須知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此節自言其難處卻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卻在自己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
此節是統說不與下二節分先後。
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說做仍舊惝恍向落狐窟而強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黑風吹入羅剎鬼國相似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詞非悔詞也。
夫子循循然節

上節原說夫子。從夫子轉出夫子之教。理本如是。若從回轉。便多一枝節。此此迷悟妄說所由起也。

此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却是立在下節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自己學之得力處體出。

此節是卓立後。見得夫子老婆心切。用處不同。

循循善誘。直從聖人赤心體會。若僅從教法上稱善。尚隔一膜。

首句人字。人都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槩。下兩句纔是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工夫。聖人一向教人之事。不是因顏子而立此法也。

我字。是顏子自承當。聖教原不爲一顏子。

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非文非博。可見博雜邪異之非博。非禮非約。可見本心空悟之非約。

聖人敎人只有此博約二事。不止爲顏子而設。卽顏子身上。也一向如此。不是因顏子錯了路頭。方設此補救法門也。顏子以身體之。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爲我而設。兩我字十分親切。正見他用功眞實處。將作挑弄我字。便似悟得文理自在我。不煩騎驢覓驢者。此說大謬。

聖人成物之智。卽其成己之仁。故其敎不倦之仁。又都是他學不厭之智。此一節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一原之妙。如俗說夫子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法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是向上一著。只當箇話頭作用。一派魔禪。總不會向聖人心坎中體會出來也。

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之妙。此我字在博約字

下之義也。

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著箇以字。可見文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今輙云文禮本我自有。并云有我不必更有文禮。其說愈高而愈謬。若謂文禮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曾有加於我之外。此又別一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如彼言題

應作博我文約我禮。或云以我文博以我禮約。仰得下。

以文以禮。纔見博約有實據。不是機權照用。故程子謂孟子才高

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自後人論之。定謂顏子高如孟子。較難學耳。爲甚反如此道。只爲此等處顏子却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將文只解會博約二字。便落空去。不知

文禮是聖門欛柄。兩以字授受何等用力。

或謂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則尚是兩項。當先分後合。不可作

一串說。不知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若論其理。未悟前未嘗不一。若論其事。雖悟後亦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約禮便是合一。若謂悟後并博約化之。是於合一之上更求合一。即異端所云無無法亦無。非聖學也。

或謂題甚平實。但係悟後下不得平實語。此言大錯。悟得聖道。方能下平實語。下不得平實語。便是不曾夢見在。蓋其所謂悟後。正二氏之悟。與此題毫沒交涉也。

[illegible]云云。[illegible]只是理粗。所見皆二氏之精華。非聖門之家當。或問見二氏精華過高則有之。如何反粗。曰二氏看得世間事理。一切皆粗。此不是世間事理粗。正是他粗耳。故凡文字求過高講妙悟。其說到事理平實處。定是粗淺。看此文寫文禮二字。直是礮杏鑪草矣。

合論不高不堅不前不後之地。念不可以頓至。正告之必滯也。反迺若借以徵。評此却是鬼窟。正希未免墮落。他有得文禮也是話頭。總博何關文。約何關禮。彼未遇夫子之人。豈無文禮與。評亂道。先生今問孔顏之教。尚不識文禮。彼未遇者那得有此正希癸亥年作。據其自識。於是年遇師付法。直信所言與顏子無異。以此爲其源流公案。則可。若道做孔顏文字。即是大慧杲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人之計。入室操戈爲異端作賊矣。

欲罷不能節

講末節。語語是顏子自言其學所到。而聖人之道之教。恍然義表。方見喟然一歎神理。

欲罷不能。遲是夫子妙用。到竭才。纔是顏子分上。

竭才。只在博約中用功。

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界。程子所謂直是峻絶。大段著力不得。到此地位。工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出。不頓住。則此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看註中所見益親。下著而又字作轉語自見。

末由正有進境。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通章在玉上說。正意在言外。子貢意中。雖疑夫子韞匵。口中原平說藏沽兩端。即偏重沽一邊講者非也。求字固有病。然其意只在沽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夫子枉道以求仕也。故初讀其問語時。亦不覺其非。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字之淺耳。

理則當沽。而意不求沽。待字正救正求字之非。

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耳。

待字正對子貢求字。然聖人語氣渾然。不必指破而求字之病自見。

美玉有多少等。此是第一等。

聖人之玉之美。較尋常美玉難識。使識得。無至德以挈之。大力量以用之。如齊景魯季桓楚子西。雖識猶不識也。

待賈正聖人之沽。玉本難沽之玉。故賈必須待。見不待不得。非故索高價也。

待賈而賈未至。原不曾辜負。處則違之。非爲玉也。方見待字中聖賢毫無觖望。

自古聖賢無不欲沽。而終不得賈者。孔孟程朱。其玉更美。則賈

高。非衰世之所能沽也。然聖人未嘗有歉於玉。只能盡待賈之道。雖不沽猶沽耳。待不是守株傚物。孔孟皇皇汲汲。而未嘗枉道苟合。是之謂待。若後儒厭恥而出。碌碌無所建白。又以官小辭歸。退而高譚興端之道。此爲邀求。非待賈也。緣他本是碔砆闒門。謗誚燒料玉。昝價還透。反賣不得耳。待字中見聖人體用具足。

孟子往來齊梁。而卒不肯枉尺。聖門嫡傳如是。

果是美玉。未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而沽之美玉。而千古媒衒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沽。求不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耳。

闡微 凡物之好醜。初無定形。自以爲玉。而已爲玉矣。不自以

爲玉而已不爲玉矣。[illegible]有此言可畏。今人自視豈惟碔砆。直矢橛耳。不然何輕躁若是。

友人北游見別云。夙昔箴規。謂莫以珠彈鵲。今自領不成珠。且試一彈耳。余謂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鵲。是珠不是珠。但向彈不彈辨取耳。既彈之後。豈復有珠哉。有志之士。不可不猛省也。

子欲居九夷章

聖人憤歎之云。勿貿下荒唐註脚。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兼聲容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爲大。如三家歌雍。他止欲僭其聲容儀物之備美矣。子提出天子諸侯二句文義來。三家自然用雍徹

不得。此非雅頌得所即樂正之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目。分講件講不得。時文輒以詩樂並論者非也。

正因詩與樂相聯切。故說箇樂正。便說箇雅頌得所。兩件一時停當。不是以樂訂雅頌。亦非以雅頌得所而後樂正也。

黃淳耀文 上古因詩而有樂後世因樂而有詩評 此是源流通變然工鼓匏吹與謳謠同發於自然。未必因詩而有樂文 季札觀樂於魯。在襄之季年。距孔子自衞反魯。六十餘載耳。札之聞二雅而歎也。是二雅未嘗亂也。札之聞頌而再歎也。是頌未嘗亂也。若無幾何而遂有人焉一壞紊之。豈理也哉評 八十餘載。要亂亦易。況季札時已未必全正耶。當是王迹熄後。遂漸殘缺耳。亦非有人焉亂之也文 孔子反魯之先。雅頌未嘗亂也。樂亂耳。孔子反魯之後。非能更定雅頌篇章之次第而使之得所也。樂

正而雅頌自得所耳。【辨】兩件各有殘缺。叅定。仍說不得。【辨】昔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足以徵其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也。蓋刪詩者。漢儒之說也【辨】漢儒不足據。明儒又足據耶。詩與樂。有同用。有各用。原是兩件。世人併詩書禮樂。亦是各事。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固非。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亦非。其病總看得詩樂分界不清楚。要混而爲一。以逞其立說之高耳。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字與各得其所義相對。語氣分明。不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季札觀樂證雅頌之未嘗亂。則其時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各代之樂具在。六十餘載中。又有何人突起而淆亂之。而重煩孔子釐正耶。然則不但疑無刪詩之事。將幷疑無正樂之功矣。漢儒之言固多不足信。然後人沒奈何。也只得憑其言而推

考之以其猶近於古。必有所本。若并廢此而杜撰夢揣。其淆亂更無底止矣。然則朱子何以不信詩序。曰。傳聞可因也。附會假託不可不辨也。記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考之經傳。皆無據而難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衞敬仲雜撰。而托之先賢。核其說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本先儒。即辨序。亦以後漢儒林傳爲據。未嘗臆度懸斷也。

看從樂正說來。固不但爲詩失序也。止舉雅頌。正爲與樂相關。其用最大者言耳。其中幾闕失矣。亦兼詩樂言。聖人正詩樂。有義有數。講章執殺音節篇章。是有數而無義。非聖人正之之志與功用矣。

獨稱雅頌。南軒謂舉其大。蓋南與國風易以其國正之。而雅頌較難也。

漫云詩與樂同出於一原。正詩即所以正樂。至問正詩如何便是正樂。則仍歸喩樂矣。皆由平日讀書論古。只向囫圇處著眼。不會於破碎處尋取故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玩兩則字。有無處非當盡之道意。循分盡理中。有精深之義。只在平實切近處說。已足見其正大。看事愈卑。意愈切。六字。正以放低講爲得也。

子在川上曰章

明道謂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章義。純亦不已。天德也。其要只在愼獨。伊川曰。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無窮。伊川曰。固是。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儒以靜爲見天地之心。非也。下面一畫便是動。合此數條思之。便見此

章之旨。

謂言川不言道。是執相也。謂言道不言川。是偏礙也。謂以川而言道。是離二也。謂川道都不著。是幻道也。其弊總不解川流與道爲體四字耳。

此章特作必不肯及道字。皆袁黃葛賁亮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爲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爲山章禁學字。子使漆雕章禁此理之類。其說不過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不知禪家要打脫事理語言文字之迹。故有此法。聖道正於事理語言文字見精微。初無此法也。自不知聖道。而剿襲異說以爲高。徒見其鄙倍而已矣。艾千子正其謬而謂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皆可以立教。莫如道字渾全。則猶觸突在。至韓求仲謂道體不息若斯水。則已成兩件。蓋聖人所指。只說川

流川。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爲體四字。反覆參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障盡破矣。

明明言道。却云不可鑿破。此即一句合頭萬劫驢橛也。明明就川言道。却云不可著川。此即要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數盛行。書理添闇矣。正朱子所謂如猜謎謎。又不可說破。自有箇黑腰子者。愚竊謂陽明之傳。至龍溪而發露殆盡。至李贄則又加猖矣。一點無忌憚心。傳阿佛罵祖。靡所不至。究其學。則一黑腰子之學也。隆萬以後。學士大夫無人理會正道。只從此處討生活。下梢學究秀才。越沒把鼻。弄成不邪不正東西。更不像模樣。朱子云。不

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此事大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歟。

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著眼在逝者。非不靈驚警悚。然止是佛老見處。須從人心自舍與道體離處。托出川流自然之不舍。方見夫子老婆心切。

此類但寫得透徹者。淺見也。從其自然放乎無忌憚者。邪學也。泥意者象隨解生。誤者膚陋也。離此數岐。方為見卓。

附此章文

川流與道為體。聖人見其不容已之實焉。蓋道體之隱於人心。不若著於川流者之無不共見也。逝者不舍。本然者。如是當然者即如是。夫子又豈有隱義哉。今夫道兼動靜以為體者也。而聖人之觀道也。每於其動示之。於是乎天地之間。凡物之動者皆

可以悟而異學亦以爲然聰明自得之士亦無不以爲然此皆明於動而不明乎其所以動者也何也異學之所謂悟者於動之初忽見夫不動之原則遂欲絕其既動之後是內外異本者也故其於道也虛而無據聰明自得之士之所謂悟者於動之時忽見夫必動之故則遂謂已得其自動之天是知行殊致者也故於其道也暫而不有觀其悟之所由生多得之於偶動之物而未嘗有得於恆動之物可知也夫偶動者其端也恆動者其實也於其端見道之動於其實見道之所以動然則天地之間有物焉無端而實存焉如是者乎夫子嘗在川上矣忽而歎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天地之間其自無而有者吾不知其所始也浸假而有者來矣其自有而無者吾不知其何所歸也浸假而無者邃矣方其來也與我相迎有者據之無浸

假之非有也庸詎知有之所以爲無也耶方其往也與吾相積無者玩之無浸假之非無也庸詎知無之所以爲有也耶使浸假而來者斂焉有斂其有矣無亦斂其無浸假而往者滯焉無滯其無矣有亦滯其有然則往者逝也來者亦逝也無者逝也有者亦逝也今夫川古人臨之曰此今日之川也浸假而又爲吾人今日之川古人與吾人各自私一今日而川之今日殆不可得而私也以是知天下未有無其今日者矣而其故而益新者有如斯與吾人過之曰此當前之川也浸假而又爲後人當前之川吾人與後人得其留其當前而川之當前自不可得而留也以是知天下無可執其當前者矣而其逝而益久者有如斯與如斯者蓋不得不趨於變也一息之不變即不可以終古屈伸噓吸之微遂爲推移而晝夜之所出焉晝夜變而在晝夜

中者無不變也。而斯其最著者矣。蓋不得不貞於常也。終古而無常。即不可以一息。元會開閉之數遞爲通復。而晝夜之常定焉。晝夜常而與晝夜行者無非常也。而斯其最明者矣。由此思之。斯之自爲逝耶。抑有所以逝者耶。晝夜之能使不舍耶。抑有不舍於晝夜者耶。逝之自有所不舍耶。抑不舍之所以爲逝耶。以是知有體者。即有其體之者。有自然之體者。即有體乎自然者。見體而不見夫體之者。異學之所以虛而無據也。見自然之體而不見夫體乎自然者。聰明自得之士之所以暫而不有也夫天地之間。無物之不體乎道也明矣。物生乎氣。氣必乘乎化。化必統乎理。理必本乎心。理也化也氣也與物爲不舍者也。而物之自爲舍者心也。心存與存。心息與息。故觀天地之心者於復。復者天地之動也。於此不已。真不已矣。觀聖賢之心者於獨。

獨者聖賢之動也。於此無間。眞無間矣。

子曰譬如爲山章

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題先。

只一進字。有𢳆強意。有奮發意。有一往意。有漸積意。有不倦意。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人以爲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

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只要人知得有矣夫。便自不得不鞭策。是此章言外之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匹夫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甚矣。志不可不立也。世間鄙士夫。假道學。其病總從沒志氣來。

天下大任。非匹夫所能勝。必益以智慧。進以學問。方可以大有爲

於天下。

子曰衣敝縕袍章

首節

首節是先想此道理。先設此境界。而後稱由。纔有意味。若合頭便說繇子路。是由也衣敝縕袍云云。不但似子路實有一番故事。一郎語氣亦無此空曠靈妙矣。

從狐貉者比擬。只得旁觀之恥。與立者尚可強立虛氣崖岸。惟從與立者心坎中。自現種種境界思議。旁觀篤處。自己更當不得。

子路終身誦之節

終身誦之。不是自喜自誇。是以此爲至守。而勿遷。四字從他意思中形容出來。

昔人云。士大夫讀書不要錢。是本等事。何足驕人。弟近世尋以此

驕人者。亦不可得。

子曰歲寒章

爲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在松柏意中。著一毫悲憤怨尤。便是木槿蒲柳心腸。決非松柏矣。松柏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柏。復多少大事。然於松柏無加損也。松柏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爲松柏。

此題得激烈意易。得純正意難。激烈尚是血氣上事。純正則理義上事。故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絕俗之後凋。有畸節獨行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神之後凋。只一箇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出。若粗鄙人。眼中止曉得箇菀枯得喪耳。

陳龍川云。如木出於嵌嵒嶔崎間。奇蹇艱澁。人力又從而掩蓋磨

滅之欲遂復纘前之令人悲然故是豪士負氣耳亦猶鱷魚終被竄逐殺聖賢正於此處自脩神龍飛潛本事不徒作吟嘯一倘也感慨悲涼中能鞭人學問正脈便真有屈頭有大擔氣

晩覺龍川粗矣

本領正在歲寒前看

松柏原無求異於衆意

光洞者原自得意笑罵由他好官我爲不能留芳亦當遺臭此一燈相傳不滅

子曰知者不惑章

三者原是達德不可以不急脩此立言之意

後世豪傑分上多於聖賢分上少知仁勇三字反因惑憂懼意看得粗淺

體用無二理。釋氏明心見性。而不可以治國平天下。人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作用家。以漢唐亦幾治平。而擬諸道亦足以濟時。謂所少者體耳。不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真知仁勇。自然不惑憂懼。必到不惑憂懼。此方成其爲知仁勇。必爽說乃謬。

子曰可與共學章

首一句包含甚廣。俗亦云爾。但不知所謂學者何事。所謂共者何義則所謂道立權又何所統貫乎。此竟其學是如何。只是起脚處路頭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嘉事功。眉山權術。未嘗不援据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辯而闢之。以學非其學。故共不可共也。今人於是非邪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真。既無志氣識見。而隨人附和。概相與講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爲學已非矣

安可與共安堅其適道立權乎、

權乎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這上面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能爲者。一間未達、終非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個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只未可與終焉。

權是秤錘、輕重在物、分量在星數。其進退以取平者權也。經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得做得、故曰未可耳。

漢儒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爲權。然則權術權詐、皆得謂之權矣。宋儒道殊其故。程朱是而正之。

權即是止至善之意。學者必須到此乃爲至處。然學力未至而妄及此。必成差謬耳、如漢儒所云。則學者便亦可不必到權、與守經者各成一是矣。孔子說個未可與權。是必須到權乃得。與經

正是一條路上事。但有至有未至也。

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而有權變權術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語。又太高渾無分別。恐學者鶻突去。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實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則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恰合於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爲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權與經須看得是二。又實是一。乃得。

[illegible]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也。評可以然三字鶻突。乃必當然耳。評權必非以私利動也。評可權在無私。意亦看得粗淺了。無私亦未能權。須於義理精微至盡。乃見得行得耳。評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聖賢處之。亦以爲日用飲食也。而聞之而驚。學之而狂。則才非大耳。評不是才小。乃見道不精明耳。

蘇滸斜往迹之有定者可以持而循之而天下之所創見者則能以疑焉耳不能權者如此評腐儒所執愈堅遇此小事便亂者多矣也只是窮理上欠耳。

唐棣之華章

人心神明不測其用只一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却正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索照而離燈乎論者必以理為腐而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邪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夫子借詩言而反之就思人教思理離脫思人固非膠定思人亦非也或云宋儒必曰思理與說詩之旨不合又云宋人抹卻情字此亦為鄙陋詩解所惑也惟宋人能知情字敬等因未之知耳夫子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蘇氏則謂為詩者未必知此夫子

斷章云爾。夫刪詩義在思焉。說詩豈必泥思焉乎。是求廓而反
窒矣。
思與情不同。情無窮則淡。思無窮乃精。
黃淳耀詩三百篇未嘗不責其一言之無當。而鄭衛不廢何歟
先儒固以爲秦火之後漢人取而足之也。評此說本之陽明。以
己之淺識反疑古人輕於立說如此。則秦以後無書可讀矣。駁
夫相如之上林。良史譏其勸百。淵明之閑情。末學詆其微瑕。使
聖人而與人以好色也。詩何必刪。評公於自衛反魯篇。又云無
刪詩事。何也。按王制。天子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賈以
觀好惡。志淫好僻。此見先王采詩未嘗存貞而去淫也。孟子謂
王迹息而詩亡。正指此制之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甚
麼相干。正謂善惡是非之不可掩。不相假處。即天子之事。三代

之正道而行。詩與春秋一耳。若孔子刪詩。但存貞而去淫。則其作春秋。亦當揚善而隱惡矣。姜氏如齊野會。尤本國之醜。何爲炳然書之策耶。不特詩與春秋然也。陽明以易爲包犧氏之史。與五經事同道同。然則易尤非記實事之比。儻可削惡事以推姦。何爲老婦士夫之可醜。見金夫不有躬之無行。皆曲著其象耶。其意止欲扳攻朱子之詩傳。而不顧其自悖於聖人六經之旨。惑亂後學。深可痛也。

論語鄉黨第十

歸有光文天下之道。非聖人不能盡。天下之時。非聖人不能通。不能盡道。不足以通時。不能通時。不足以合化。評一卷鄉黨如此看。

孔子於鄉黨章

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人多只說得夫子中禮之難。未見夫子不測之妙。

合兩節乃見聖人全體。

朝與下大夫言章

首節

在朝言朝。聖人必無閒言語。私講究也。時文只作相對酬談。失其

義矣。

就尊卑體統立朝涖政處。推出所以侃侃誾誾當然之故。論辨固一精湛。然此中正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即屬權詐。所不必言。再進而講究儀注。亦是容悅者流。更進而動循禮義。賢矣。或敬而欠和。易而少介。或不能免於擇蹈之迹。亦非動容周旋中禮之侃侃誾誾也。須得聖人界分上事。

君在節

踧踖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與與要從踧踖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張子三十年學一恭而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謂學者最要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謂是耳。

執圭章

首節

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併讀以形容手容之平耳。是記者量度高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

當暑袗絺綌節

冬裘夏葛。聖人亦猶夫人耳。異處全在下邊當暑袗絺綌五字一氣讀不頓斷。人只作當暑衣絺綌耳。要看袗字。袗字中。便逗出下表而出之來。

緇衣羔裘節

裼裘之制。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甚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制造起却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間。由是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

理充物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信心自是千奇百怪何所不可。

歸有光文 以裘之黑而自取於衣之黑。吾何容心焉。評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異學必舍物而求之心。却是自私而用智矣。

褻裘長節

短右袂註明云便作事矣。腐儒必欲摸出許多意義來。直是可憎可厭。

齊必有明衣章

首二節

必有二字。見聖人誠意精思。

食不厭精章

首節

不說不厭粗。妙矣。却又不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於形容聖人處。野做者衣。聖人亦如常人耳。一著推求。便爲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知味。貪夫講究。晦人矯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食饐而餲節

饐餲之不食。卽食不厭精之意也。

調劑烹飪之宜。妙有至義。却被狗口腹人不知。埋沒多少道理耳。向使聖人爲之。亦復精絕。豈杜蕢易牙所能髣髴毫末者耶。

鄉人飲酒章

首節

鄉人飲酒。正要說得平常。

以孔子觀之。孔子亦鄉人也。以記者觀之。只見一夫子耳。

廄焚章

人馬輕重。人人知之。特異者廄焚而不問馬耳。不字下得直截。若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惟用不字。乃顯得聖人意思出來。此記者之善記也。

夫子即問。也沒粘帶。知此方見得聖人胸中如光風霽月。

君賜食章

首節

須照註中無故二字。了當字結果。非放生也。

朋友死章

朋友之饋節

即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看。則車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於拜有專敬。從朋友之親起義。則朋友一倫。雖在親親之外。而引而近之。一本之理則同。於此用敬極重。則下而等殺。總有可盡。而不至於倒施。此等殺起處。所謂本天者也下面饋之厚薄。與敬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止車馬一種。車馬舉其極重者言耳。

雖字中饋禮正多。

但不拜耳。非輕友忠也。

雖非下二句。讀却只一氣急下。意原一串。

寢不尸章

須說透聖人之變。與常人不同。方見鄉黨一卷。瑣瑣碎碎。分明畫出聖人樣子。

升車章

須是鄉黨書出孔子。他人只做得曲禮文字耳。不是正立內顧疾言親指。別有箇聖人道理。只所以必處不處自不同。

升車之容。在曲禮則凡人當如是。在鄉黨則聖人自然如是道理則一。本分不同。

有道理當然。有聖人必然。又不知其然而然。

色斯舉矣章

黄淳耀文 鄉黨一篇。記聖人之極槩略備。而獨以爲聖人一龍一蠖。終其身不遇禍災者。時爲之也。故變文以況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評 聖人固無非時。若以此況聖之時。却吞得時字小樣。文 昔者聖人繫易而首潛龍。爲夫不潛者之不足以藏身也。評 潛止就初九言耳。六爻無非時。無非聖人藏身處。

周秦之際殺機横發開後世權詐傾險學術其時高手就上而推出一種順逆先機不消犯手成火燄生逆水而滚毬作用陰符素書子房得之以興漢文景因之爲清淨之治後世以爲至道迴異殘殺不知由申韓管商而溯歸黄老本是一家眷屬但有淺深高下之别耳於聖人脩身治天下大道毫無干涉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間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不曾有分毫氣力扶助得他者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三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四

論語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作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下節從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若聖人立言。必要句句道盡。則聖人亦良苦矣。評者輒謂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以爲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者此種議論成之也。

全書文 窮禮樂之宗。則君子之名。本不必有加于野人。評 開口便見一切有爲法皆是假。評 乾坤本無禮樂。聖人作之而驅一世之人旅旅蹌蹌。進其範圍也。評 乾坤便是禮樂。文 先進於禮樂取其足以洗乾坤之陋則已。評 他看先進便是外飾多事。文 乃至後起之英傑然以其身委禮樂之途。而精神足以深入。頓覺作始之粗。評 將周公不如後世之適性任真乎。胸中見識純乎二氏爲政。先有得禮樂是聖人作用之過。即先進亦不是道。總是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滑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之意學士大夫正人君子。爲聖經文字。皆作此見識。慕不但披髮野祭矣。天下何得不大亂乎。文 君子之名。子雖以與後人而意不在也。評 君子除邦以位言。皆有道成德之稱。故首節作時人評論乃合。若謂聖人自言。則何故詭易其詞。而下文又云云乎。若謂

因時與名則聖人亦太游戲矣總之一入禪學則天下名義原無定位可以隨我顛倒也是他見識如此

風俗日倣拗灰發於人心肴淫勢利儇巧浮薄皆殺機也縉紳富室不知健德為避轉相效慕爭倡優市井之豪嫉禮義廉恥之說變將安底耶向見龍江文雅社約歎我生之初世變已亟不謂今之日甚皆欲與同志講行於鄉里而未之能也徒增我太息耳

首節

前輩後輩只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

野人君子句乃時人之言先進後進句尚須活放若直作時人語止得輕薄譏訶口角聖人一段維持慨歎深情無從領取矣

如用之節

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

文質得宜。正。正指周初禮樂。先後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后來文字。都將三代以前有先進因有反質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主從周。實歎其美善。遂王猶夫義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須從有憾之詞。托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老實贊歎。是後儒註解。非聖人口氣矣。

須是憾詞見喜。時作皆是喜中見憾矣。

顏子所見已到至處。默識心通。非經說義解也。然却只在無行不

與處實地勘驗見其不違足發如時雨化之妙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孝哉閔子騫一句即作人言從未有此解然聖人於羣弟子從無稱字者而獨字閔子騫疑其不倫此解雖拗而有理或曰公最不喜人與註立解乃獨私沈憲吉耶余曰不然與註立解之不可者以理言也若文法字訓朱子有他說相似可通者必並存之未嘗執一廢餘也推斯例也則存此解正朱子意耳

將文混說便似國人與家人忽然齊聲稱道亦太慳儸矣須是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耳人不間是一氣串下言字一句不是人之言與父母昆弟之言有兩句

之言二字粘聯其父母昆弟五字。蓋先有父母昆弟之言而人皆信之也。羅文止文卻作先有人言而父母昆弟不間之例矣。孝爲門內之行。豈有反自外始者。且如其說當作人之言其父母昆弟不間之。又似父母昆弟不間於人之言矣。語氣顯然不如是。

閔子騫後母事。不可爲典據。以此發論。未有不入於俚鄙者。故孝字只以虛還爲得。但于子譽其子。則不可毀其父母兄弟。此卻不然。處書未嘗諱頑嚚。夫子以犂牛之子諭仲弓。可見矣。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中卻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晉記溫質忠母夫人家訓一條云。中

年喪偶事小。正爲續娶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塡在胸坎。這邊新婦父母保姆。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鬧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聽得一句兩句。只信歹不信好。眞是淸官判斷不開。然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觀此一條。責備爲人夫爲人子者甚切。凡有晚娶後母者。俱當三復於斯。

季路問事鬼神章

金聲文 聖人之學。至於知命。可以無所不通。學者守其可爲可知者而已。**評** 聖人知命。也只在可知可爲處。莫作兩橛看。須知那一邊道理。就在這一邊。待他能事人知生後問如何。卻已能事鬼知死竟。

陳際泰文 聖人治鬼神之說。使人索之而茫然。而其教卒不廢。何

者。人心有不得已焉爾。**評** 自有實理。非不得已也。**文** 鬼者所以爲百物之精也。其氣象光。而有耀。而以人道合之。此皆欲所以必先悽愴所以或見也。**評** 此數語人理。然亦從鬼得人耳。事鬼之道。卽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今通篇泥定在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亦可矣。此似是而非也。

唐順之文 幽明之理。又所以爲死生之理也。**評** 此義不的。覺墮入天竺國去也。若云明生之理。又所以爲幽死之理。則得矣。

閔子侍側章

首節

此一節記敘原奇。毫無言語事務。嘿然列坐。寫出各人生面神情。當年一堂寂然中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

魯人爲長府章

首節

[illegible]書曰魯人不直書爲者之人示諱也亦示譏也[illegible]諱譏

二義閔子立言之法即在其中。

閔子騫曰仍舊貫節

魯人爲長府其事未成若已成閔子亦不說矣

與魯人言此方是入情中理之語莊子所云達之入于無疵。

子曰夫人不言節

因言而追說不言非美其慎重正美其當可也。

必有中必字原指平素說。

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有中只是明于人情物理耳當情合理片言

即解固不在多言也王荊公極負氣見明道便不得不平心正

爲此也。今見有賢重人。終日與言。發言或不能當理。又見或爲
人理一小事。絮聒商量。終日不決。此只緣不明人情物理。無他
夫子閔子。皆見魯國一介老生耳。然閔子議論。夫子贊歎而長府
之役終寢。見道老生便無事權。坐自頹廢。古之人君。重一嚬一
笑。豈知老生嚬笑亦著貴可重耶。誰自珍惜。

子曰由之瑟章

因聲音而知其所得之未深。故警之。警其學也。因警而生不敬。不
敬其學也。因不敬而發揚子路之造詣。始終爲學。非爲聲音也
若泥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著落。顧麟士謂首節中
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巳是掩耳偷鈴見識。胡說并欲將才高意

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矣。子貢是合看比說。夫子只是平分說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夫子又云。其失一般。子貢到底合比說。夫子到底平分說也。俗解不說破。含含糊糊。不知過不及箇恁。

隨問隨答。但言二子皆失中。而道以中庸爲至意自見。所抑太過。引不及。尚未有此意。第可於言後推論及之。況并教子貢。又賓中之賓矣。

曰然則師愈與二節

子貢謂師愈。只是無个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个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

[illegible]斯世無中行之人。而勇力于進取者。最爲近道。他日負荷

之責。未必非過者先之。[illegible]與冉閔說話。老大氣悶。亦此意耳。[illegible]

吾道有甚庸之則。而鄰於奇異者。尤足誤人。後世憂患之端。又未必非過者甚之。[illegible]程子論尹張後來。不夾毫髮。

近世儒者。深懲象山陽明之禍。便不敢援引才高之人。而深取謹厚之人。以爲差不走作。然意思稍涉偏陂。則所取者率多乖角猥瑣之病。此亦矯枉過正也。且世謂爲象山陽明之學者。必多高明。亦非也。象山陽明之學。無是非。易頹廢。往往便於庸人。又是過不及參半耳。以聖人之中道律之。只有一不是。并不入過不及帳簿。又安得高明哉。

季氏富於周公章

黃淳耀文 冉求以爲吾明與季左。而以季爲魯。此必不得之數也。陽爲季用。而離季于民。使其勢稍殺黨稍弱。而謀將不得成。不

然以求爲爲季傾奪也者則營其政事之才乃凝擬爲權臣鷹犬且其智又出尹鐸焉煖下也【評】冉有政事之材長於理財爲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爲之謀富足以爲盡其職分不道此却是聚斂附益也聚斂附益不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即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斷斷之故上面先提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富冉有所爲未到此重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來老實做官得來若說他爲季氏傾奪則失入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可知必無此事若此文說他陽爲季用陰敗其謀則更失出有其解說伐顓臾不救旅泰山豈有圖季之心者夫子向許之爲具臣此不過具臣之爲而不自知其罪之重耳至所謂陽爲用而陰圖之是戰國奸詭傾險之術聖道之罪人孔門必無此作用如蘇子瞻論賈誼當先交絳灌而

徐去之等論。皆心術不正。其根從國策來。文人每爲所漸染而不知。雖游戲文字。闘取新鮮。然非小病痛。不可不相戒也。

柴也愚章

四字好處病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於此亦可見。非徒作綜瘢求類語也。然數子終于此病。而曾子竟以傳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彼自聖人論定。且不足以限人。而何有于後世之標題月旦也。

陳龍正文淳風既邈。民生多偏至之情。評自開闢便有偏。由來病痛。生成如是。非後來生出之病。文自道術之衰也。其師自以爲德至高。其弟子至純正。茫然孰所謂道者以告之。而不顧其才之長短。質之高下。評一卷傳習錄情狀如畫。孔孟程朱。皆未有執所謂以告如良知之說者。後來講學兼門戶。黨同伐異更悖

道矣【疏】苟吾徒也皆至德耳而不知氣質之偏雖古之賢人曰侍乎聖人之側而不能改也【語】也終變改但偏處終在臥子議濂雒門人皆稱質性甚美聞道甚正然孔門皆下材而濂雒之教過孔子故無病耶此臥子不俯觀濂雒關閩之書故云云耳程子鍼砭諸門人之病不一而足未嘗盡以爲賢而以聞道許之也傳習錄謂其門人于中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不敢當曰此爾自有之如何要謙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不知此於孔門之教更何如者而臥子又獨崇信之耶蓋臥子於陽明之書亦未深究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夫子每舉回賜並論可知其相似揚回而抑賜則失之淺盡而無言外諷勵之意時下便欲斡旋子

真說得過高無分寸。亦是近來撥弄世情俗腸中流出。自以爲妙。而不知其失更甚也。只兩兩開說。而言外諷勵之意自見。

首節

攻南英文 回之所以近道者。豈非以其愚哉。**評** 並無此說。乃老莊之見耳。**文** 天命回以愚。而回受之。**評** 天命中安有愚之理。大智若愚。異端之說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一而已矣。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如問小人之道。惡人之道俱可。若皆與聖賢之道比較。則無人不是道矣。要之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老講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最惑亂不通。不

足從也。

問善人只答善人恰好如是。

不踐正是不入處。

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

看亦字紐了。分明一揚一抑。第下句所抑即在上句所揚內。

論二句語氣則上句揚。下句抑。其實下句病痛正在上句中。抑揚並到。

只不踐迹三字。便是未學。但說其好處都不踐迹而得。所以見其質美。非謂蕩檢踰閑也。此方是表善人之道。

不但不踐有抑揚。并踐迹亦有抑揚。不但踐字有抑揚即迹字原有抑揚之理在。

羅萬藻文 高可至于命。而其下亦不失爲人用。遵之可以寡過。而

盡之以為聖神不難語惟其不能至命不能盡之為聖神。故止曰善人。看亦不入室，明限其所至，如此說則不止善人矣。且只不踐處過正多。不可遵也，

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篤學，雖愚柔不可限量，不志於學，雖有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無入室之理。如其改行嗜學，則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人皆不可限量矣，何必善人乎。

將踐迹看做鄉愿一輩，固非。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輩，亦自粗。在看註自不為惡四字。善人行徑略見，非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之比也。所謂不踐迹，似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故註云不必。亦非脫落放曠鄙夷不屑之謂。

善人之不踐迹。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格物窮理不同。善人只是不守成法。而自不爲惡。此生質之美也。若異端邪說。則以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不知其道之已入於至惡。正與聖人之室迹相悖。又何善之有哉。

善人原是正道中一等。不入室亦正見善人光明不欺處。

子曰論篤是與章

兩者乎語氣。從上是與生來。是要人識取眞君子。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教由教求是正。後半只發明教由求之故耳。教亦屬推論賓意。

黄淳耀文 視聽不疲于明聰。手足自供於翔步。蓋進取乎。**評** 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手足自能進奔。此卻是良知家講行字。非聖門之所謂行也。**文** 吾向者一惟進之云爾。即二三子亦以吾爲進

之焉耳。評此進字不同義。人看得退字礙眼。每增出翻頭以爲教學只有進。又曲爲斡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作家失簡點。隨手偶拈。後來便流傳沿誤。不可不指出。

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頭童齒豁。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更展一步也。若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脛續鳧脚。將使二子共成一樣。不尷尬東西而後已耶。此聖人所以痛絕夫鄉愿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所謂大臣者節

夫子此二句。是古今大臣不易之準。

以道事君以字合窮達說。能以道者。即未嘗大任。亦所謂大臣。不

則道爲希世之術矣。

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不是道。却全

體本領不是。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分。

道中自有格君大用。

以道二字。極正大。極精純。但見正大而不及精純則浮氣乘之矣。

道只一道。行道處有不同。即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而不中。無中

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爲變。則馮道劉穆之皆可以爲合道

乎。只爲後世錯看一權字。如曹操之篡弒馮道之喪心從逆。李

贄皆以爲活佛聖人矣。

謂道中有變化則可。謂道有不同則不可。

崇禎朝以孤立結主攻黨論。却是小人。故其分別在道字也。艾千子文謂其氣有以命之。氣字便不是本領。

陳大士能文持斷國事。不妨經權互用以濟其通而至于事君則一引而歸諸至正。**評**持斷國事。亦即事君。經權合宜。是即以道。那得分說。**文**阿世之學。爲人所窺。一時雖若易合。而後必爲人主所輕。則功廢而身辱。**評**使人不能窺。不爲主所輕。將亦爲之耶。此等議論。皆功利之病。似正而實非。不可不察。臥了論鴻功亮節。張皇盛美。定足震耀羣流。一至義理本原處。碰著粉碎矣。緣所見粗浮。開口只在利害上計較。此正義利分界根源於此。不分明。更說甚以道。故卸不講洛閩之學。雖深談名節功業。皆有病也。

不可在道字上看。不是與己意不合。

不可根原在道字中已具。止亦是愛君行道。方見眞大臣心事。大臣學業。

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使有則止之義在矣。論者多謂不可句是不吉利語。不宜重發。最是小人諂媚之見。此種肺腸。在家則爲鄉愿。在朝則爲佞邪。以至賣國敗節而不惜。皆是說中之莠。謂文字小病也。

須在不可則止一句上着意。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明。看孔孟程朱事君皆如是。而天下以爲不必然者也。由求具臣。正爲無此句力量。如伐顓臾旅泰山之對可見也。還賴與聞聖人之道。故弑逆不從。猶存斯意耳。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曰有民人焉節

此是子路強辨。非滑稽語。須寫出一段勇往自是意思。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兩句活處。只在何必然後四字。此是子路不著邊際語。無可攻擊處。他人一著死句。便罅漏百出。當被夫子一語駁翻。亦烏得爲佞乎。陸子靜王伯安排詆讀書窮理爲務外。其說至今足以惑人。亦惟其佞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節

佞雖口給禦人。然其禦給得來處。亦自有一番奪理之辨。此陸子靜王伯安之說。亦足致人信從也。夫子不責子路之語非是。而直責其佞。誅心之法嚴矣。

惡夫佞比斥其非又深。乃切責之。非諒而寬之也。

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

之也。
自家發子不端正。輒敢道治國平天下。此石塘之所以見譏于斯
庭也。秀才自忖度所讀何書。讀書欲何爲。未讀時何等人。今讀
後又是何等人。須不受此譏始得。纔有些失脚。便是不曾讀書。
如石塘越端正越不端正。可莫道子路說錯。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節

聖人意中先有次第而説此節。

居則曰節

聖人引三子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居則曰不我知也。此句是揣
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欲其撫其。
諸賢皆不羣之才。聖人遯世無悶。固未能至。下士奔競憤悱俗

勝，斷不至此。聖人所發，固是通人境地。看低不得。是勘驗，亦是警省鞭策。彼徒作一通感士不遇妄想，便非此等處坡足觀人心術，秀才應三場，只辦得一生喫著不盡耳。無志識人便不知不覺此意，津津流露紙上矣。

黃淳耀文　兩漢之士，多歷徵不出；唐宋之士，多獻書有司。非漢人皆澹于求知，而唐宋之人皆急于求知也。玄纁束帛以加之，則上重士而士知自重；詞章記誦以取之，則上輕士而士亦自輕，其勢然也。雖然，無得于中，而號鳴大吒，則上之輕之也亦宜。嚮

科舉壞人，先儒亦痛言之。然不正本原，而徒求之法，徵聘亦未見其賢于科舉也。詞章取之而士亦自輕，理勢固如此。然亦顧其人何如耳。目前紛紛，祇堪承當痛罵，更不足道。

子路率爾而對曰節

止講師旅饑饉。及二者並至之不堪。極意張皇。只得一皮情形耳。從閒兩大生出師旅。則其中之玉帛做賦可知。纔見加字之危。從師旅生出饑饉。則其中之死亡荒蕪可知。纔見因字之苦。印加因二字。亦只得一皮情形。加有許多加。因有許多因。加因不止一件。不止一時。如此方見勢處萬難。無人承當得。激出由也句。如鶻盤弩蹶矣。

天下勢力之勇不足用。惟可使之勇爲眞勇。

點爾何如節

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哂之。緊與喟然歎曰句相照。爲下面曾點問答張本。下面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敘事法。故朱子謂

記者多少仔細。不可作閒話說過。程子謂子路若達便是這氣象。皆此義也。

曾晳之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略爲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晳之狂。原從聖人源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晳言動之際。何等細密。莫春者一段說話。已而喉舌閒却趦趄退讓。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爲曲隱。又不傲睨三子。只看與乎三子者之撰一句閒言語。有如許氣象。下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不要輕放過上半節。正於此看得理深。然無下半節見處。則上半節只成踈散。

此節書最難看。不知不覺。容易跳過意領去。其下者硬填天地萬

舜大帽子話頭。只成學究講章。與書理何與。須知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點見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夫子與點。自有夫子意中境界。點意中又自有點之境界。類之弗齊。混則却處。

[illegible]君子建大功立大業于天下者。亦不過隨寓而安耳。評只道得外面事。御怕差了裏面。此語似大而實小樣。曾點所見不止是。

[illegible]聖人所問者應知之具。何所與反屬點乎。喟然之際可以覷其情矣。評眼孔小在此。點云云。非應知具乎。又聖人能以疏水曲肱浮雲不義之富貴。必不能以山川優游土苴有用之經綸。評點言亦不是耽山玩水土苴經世。如其言。聖人直當疾點。

不與點矣【評】人世清恬。雖理人亦知自樂。而憂世之心常在。禪
此正不是清恬自樂。故與憂世之心。不是兩作。禪子看心體精
世法粗。故將明心與度世。打做兩截事。學禪人便將出仕與隱
居亦分爲兩截。不知吾儒只作一事。耕莘之樂。與納溝之憂。不
是兩心。故暮春游詠。與堯舜事業。不是兩境。正希于聖學欠分
明。便看得此章書只是度世上事。則曾點之淸閒自在。反不如
三子之慈悲普救矣。要之看得世法粗處。却正是心體粗也。
有謂不宜疏說與點之故。非不宜說。不能說也。就大全冊子上巴
攢幾句大話鋪排。只是看人富貴語。終不脫寒乞相耳。
【爲國以禮】善治國者。其在無欲乎。獨許曾點者。正以其胸中豁然
無物也。【評】此意好。然只一半道理。點所見直達禮意耳。克己復
禮。欠一邊不得。

三子者出節

上節各言其志句重言字。引點說也。此節各言其志句重志字。與三子也。

此下曾晳三問。總爲與點句印證个眞消息耳。夫子答之。亦在言外開示。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呆對兩由作轉疑論辨。失其意矣。

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

此兩節問意答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自已印證。非推敲三子也。但解照兩由。不解照與點。仍止得言內。失却言外矣。

此兩節問答之旨。對與點看。不對兩由看。夫子所許。皆實許其爲邦之才。弟與點大意。三子總不逮耳。非許求赤之謙。見爲國也。